



錯在那里

(鄆鄆劇) 楊達夫作

陝西人民出版社

錯在那裏

(鄴鄴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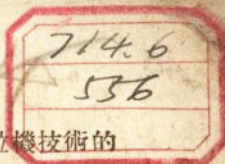
楊達夫作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西安

內 容 提 要

這個劇本是寫一個青年因文化淺不能掌握馬拉機技術的苦惱，以及將賬上的嬌字誤認為嫂字引起的一場糾紛。劇本說明了掃除文盲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



錯 在 那 裏

(鄠鄠劇)

楊 達 夫 作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787×1092 1/32 • 3/4 印張 • 15,848 字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7) 九分

統一書號：丁10094.8

時間：一九五六年春。

地點：關中某農業生產合作社。

場次：

第一場 爭吵

第二場 見主任

第三場 幫 助

第四場 雙 喜

人物：

王秋芳：年十八歲，聰明活潑，愛學習、愛勞動的農村姑娘，青年團員。簡稱芳。

汪海潮：年十九歲，愛學習、愛勞動，參加農業生產的初中畢業學生，青年團員，王秋芳的未婚夫。簡稱潮。

張 鍵：三十七歲，農業社主任，黨員。簡稱鍵。

李瑩華：二十三歲，愛說愛笑的農村婦女。簡稱華。

周二繡：三十一歲，性情暴躁，心底坦率的農村婦女。簡稱繡。

張二嫂：二十五歲，忠厚老實的農村婦女。簡稱嫂。

女學員：甲、乙、丙。

羣衆若干人

第一場 爭 吵

一個院子。靠牆長着幾棵樹，牆頭搭滿了迎春花。

院子陳設着新式農具，其中有一個馬拉機，擺在最突出的地方。

在輕鬆愉快的前奏曲中啓幕。

王秋芳站在馬拉機的跟前。

芳：（看了看樹和花，愉快地）

（唱小四景）和暖的陽光照滿院，

迎春花給牆鑲上金邊邊，

樣樣樹木把新衣換，

楊柳條穿上綠衫衫。

千里雷聲萬里閃，

建設捷報全國傳，

農民拍手齊稱讚，

歡迎社會主義幸福年。

（轉採花）日子好比甘蔗程，

一節更比一節甜，

人民生活大改善，

秋芳心中好喜歡。

（轉崗調）新式農具擺在當院，

雄糾糾的馬拉機擺在中間，

走上前我把它仔細觀看，

學習它掌握它來務莊田。（仔細看馬拉機）

PDG

華：（提着竹籃上）

（唱採花）春天的太陽暖烘烘，
麥苗兒長的綠茸茸，
全社男女齊勞動，
保險今年又是個好收成。（看芳）

（轉尖尖花）秋芳好比一朵花，
人人愛來人人誇，
勞動學習都數她。
花花夾襖米黃襪，
兩根辮子雙肩搭，
海潮愛上了這個娃。

（白）秋芳！（芳未應，華大聲地）秋芳！

芳：（猛地轉過頭來）瑩華嫂！看你把人吓了一跳。

華：那一點胆子還想當拖拉機手哩！

芳：（笑）你做什麼去呀？

華：我……海潮尋你哩！

芳：看我瑩華嫂子喲！光愛和人說個笑。

華：誰和你說笑哩！（指向一方）看看那不是海潮來了。

（芳當是真的，順着華指的方向看去，華笑）

華：才沒有！

芳：（有點羞）說正經的，你做什麼去？

華：到集上買兩本看圖認字嘅！（指籃子）順便挑點野菜。

芳：給誰買書？

華：給誰？！看這娃！給我買嘅！

芳：給你呀？

華：可不是嘅，合作社的社員還能當睜眼瞎子。買回來你好給嫂子教？

芳：我還能教？

華：誰不知道你上冬學時當過學習模範。

芳：上冬學認的字都快忘完啦。

華：看這女子，怕給人教，可說是忘完啦。

芳：哎喲喲！看我把什麼都忘了。（急跑馬拉機跟前）

華：好好學，嫂子回來給你買一個好東西。（下）

芳：哎！哎！瑩華嫂子！給我回來捎一本識字課本！

華：（內應）對！

芳：（把馬拉機摸摸揣揣，企圖掌握它，但始終表現了不能理解的樣子，急得滿頭大汗。她擦一擦汗，扳一扳，心理很着急）

（唱長城） 秋芳我眼巴巴，
缺文化對它沒辦法，
我的心中亂如麻，
學不會馬拉機把人難煞。

（白）缺文化的人真可憐，連個馬拉機都學不會，以後怎麼學習拖拉機呀。（難過地，又學習，鍵上）

鍵：（愉快地）

（唱崗調） 秋芳學習馬拉機，
學習中必然有問題，
我這裏上前看她去，
給她把竅道說仔細。

（白）秋芳！

芳：主任！（難過地扭過身流淚）

鍵：（笑）噯！哭什麼哩！那還像一個青年團員的樣子！

芳：這裏怎鬧呢？（指馬拉機的一部分）

鍵：噯！是這樣！（用手試作）

芳：啊！原來是那樣！（學作一遍，擦淚，扭過頭天真地笑）

鍵：好好學！以後把你送去學習開拖拉機，你說好不好？

芳：我文化淺，怕不行。

鍵：以後咱社裏專意設個民校，大家都來學文化。

芳：（高興地）那可太好了。

（唱山茶花）我要當個駕駛員，

駕上機器務莊田，

坐上邊，

袖子挽，

扳碼子，

開機關，

碼子一扭滿地轉——

呀兒哎——什麼花兒開——哎嗨——

咦呀——哈，梅花開，

鬧它一個大生產——梅花開，

花裏花外紅，石榴花兒紅——咦呀喲。

鍵：（唱崗調）好一個聰明伶俐的王秋芳，

拖拉機手刻在她的心上。

只要你有決心意志堅強，

你的心愿一定有指望。

（笑白）好！（看馬拉機）你現在好好掌握牠，明日到地裏試驗去。

芳：對！

鍵：嗯！好好學！（下）

芳：（繼續學習，不一會，又發現一個不能理解的問題，心裏又着急起來）明日到地裏試驗去！這怎麼辦呀！（又繼續鬧，還是不理解，心裏更着急啦）

嬌：（氣冲冲地上）

(唱崗調) 事不遂心真生氣，
秋芳作事沒來歷，
我掙工分四十七，
她給我報了三十一。

(白) 看這不是胡鬧嗎?! 叫我尋這娃去。(進門) 秋芳!

芳: (焦急地) 二嬸! 有什麼事?

嬸: (生氣地) 我看你是個好娃，誰知道你……

芳: (莫名其妙地) 什麼事?

嬸: 你做的事你知道!

芳: 看我二嬸! 到底是什麼事?

嬸: 我不知道! 你想去!

芳: (看馬拉機一眼，很痛苦地)

(唱勞子) 二嬸擺下糊塗陣，
秋芳我心中不明白，
只覺腦漲頭又悶，(又看馬拉機一眼)
請二嬸給我說原因。

(白) 你說個明白麼!

嬸: 哼! 你想去……

芳: 你不說個青紅皂白，總是你想去，你想去……我……

(看馬拉機一眼) 我想什麼哩! (不耐煩地又去學習馬拉機)

嬸: (向前走了兩步，生氣地)

(唱崗調) 我把你當個靈芝草，
你原來是個臭蓬蒿。

芳: (生氣了) 什麼?

嬸: 是話不是話，提起攔不下。

(唱崗調) 我掙工分四十七，
為什麼報成了三十一?

芳：（生氣地接唱）

你明明就是三十一，
爲什麼成了四十七？！

嬌：娃呀！不要欺侮人！

芳：（想不通很生氣地）誰欺侮你呢？

（看了看馬拉機，焦急地，難受地，爬到上面就哭）

嬌：（唱緊訴） 你這娃做事太無理，
無緣無故把人欺；

芳：（從馬拉機上挺直身子）

（接唱） 不是我無故把伢欺，
我看你思想有問題！

嬌：（接唱） 起土先從軟處起，
欺侮硬人人不依。

芳：（接唱） 二嬌說話不通理，
大張血口把人噴。

嬌：我血口噴人哩，走！見主任走！

芳：我不去，我還有事哩！（看馬拉機一眼）

嬌：哼！你不去！不行！（一手拉芳，芳推手不去，二人拉扯）
（華上）

華：（一見二人拉扯，急忙趕到跟前擋架）

（唱勞子） 二嬌呀，秋芳呀，
你二人吵架爲的啥？

拉拉扯扯攔不下，
全然不怕人笑話。（拉開了兩人）

嬌：你不要管！（向芳）你去不去？

芳：我不想去。

嬌：走！（又拉住芳）

華：看我二孀啲，怎麼老是這樣的脾氣。（又擋，但無濟於事）

（潮拿挑戰書上）

潮：（唱緊訴） 農業社派我去把戰挑，
忽聽這邊吵聲高，
急急忙忙往前跑，
事情黑白問根苗。（跑到跟前）

（白）二孀！什麼事？低一聲高一聲的。

孀：（輕視而不耐煩地）我和你沒話，誰不知你倆是一個鼻窟窿出氣哩！（向芳）你不去我去。（急下）

潮：（向芳）什麼事？

芳：（沉默而不愉快）唉！（扭過身子，難過地）

華：（看芳一眼又看潮一眼）對對對！不好意思，你給嫂子說！

芳：（思想了一會）讓我也去。（欲走）

潮：你說個明白再走不行？

芳：爲計工分的事。二孀硬說我給她把四十七分報成了三十一分了。

潮：原來是這事。

潮：既然是這事，你就去一下，看是不是鬧下什麼岔子啦。我還等着到「五一農業生產合作社」去下挑戰書哩。

（向芳）你去一下。（下，走了幾步回頭又看芳一眼）

華：（向芳）沒有什麼，秋芳，你知道二孀子那個脾氣，你去一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也想一想，看是不是記錯了，（看太陽）我還要作飯去哩。（由籃取出一本識字課本）給你！你馬上去。

芳：（接書，看馬拉機一眼）對！（分途下）

——落 幕——

第二場 見主任

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辦公室，室內有一個內間。在幽揚地音樂聲中啓幕。

芳：（愁眉苦臉地上）

（唱崗調）我剛才和二嬌把嘴吵，

只覺得臉上有點兒燒；

急忙我把主任找，

早解決也免得把事鬧糟；

鬧生產要大家心一條，

不團結怎能把生產搞好。（進門）

（白）張主任！張主任！

鍵：（由內間出來，手裏拿着枝水筆，正安筆帽，看樣子是在寫什麼）
秋芳！

芳：周二嬌剛才到這兒來過沒有？

鍵：嗯！她才走了，你們剛才究竟是爲了什麼事？

芳：（難過地）

（唱勞子）叫主任請你聽分明：

我記工沒有人說我不公平，

工分是大家來議定，

我根據大家意見來記工，

周二嬌說我把她哄，

我豈能做出這事情！

（白）主任！我看這事情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不然，
影響不好。

鍵：嗯！我們一定得鬧個明白，你是個青年團員，也應該好

好想一想，看是不是搞錯啦。

芳：不會錯！（自信地）那還能錯。

鍵：嗯！話不能這樣說。周二孀雖然性情不好，我想她不會把三十一分說成四十七分。你應該再想一想！

芳：（心中有些難過，噘着嘴）照這樣說是我有意哄她！

鍵：（笑）嗯！你是個青年團員，當然不會那樣，不過你得多想一下，看是鬧下什麼岔子啦！鬧岔子是很可能的！

芳：（像要哭的神氣）噢！

鍵：不要難過，你先回去，我再了解了解。

芳：（不語，轉過身慢慢地往出走）

鍵：難過什麼哩！去！啊！我再了解了解。（目送芳下後，笑了笑，轉回內間。靜場片刻）

潮：（慌忙地上）

（唱崑調）二孀性急火氣大，

秋芳句句不饒她，

她二人鬧的難落架，

我海潮不能不管她。

（轉採花）秋芳和我情意深，

幫助她進步我有責任，

海潮我心裏放不下，

去找主任說明白。（進門）

（白）張主任！

鍵：（由內間出）把挑戰書送了沒有？

潮：送了，他們明天就把應戰書送來。（不好意思）秋芳到這兒來了沒有？

鍵：才走一會兒。（笑）

潮：秋芳和周二孀剛才是爲了什麼事？

鍵：嗯！到底是兩相好，對秋芳多關心。（正經地）我也想問問你，究竟是爲了什麼事？

潮：（臉有點紅）我也不大清楚，聽秋芳說，周二嬸說她把工分算錯了。

鍵：（想了一會）嗯！秋芳識字不多，看是不是把張三的帽子戴到李四頭上了？這也是常有的事。

潮：也許是這樣……

鍵：你去幫她把賬查一查。看錯在那裏？

潮：對！（欲走）

鍵：等一會，去時捎個東西……（轉向內間）

嫂：（急忙上）

（唱崗調）我掙工分三十一，

秋芳報成四十七，

急忙我找主任去，（進門，鍵由內間出）

主任聽我說來歷。

（白）主任！我給你說個話。

鍵：什麼事？

嫂：秋芳給我把工分記錯了。

鍵：（怔了一下）什麼？把工分記錯了！

潮：（焦急地）唉！怎麼又記錯了！

嫂：可不是麼，這娃不知道怎麼樣給我記了四十七分！……

潮：你應得多少？

嫂：三十一分。

鍵：（笑，點頭）看……

潮：（急搶着說）你應得三十一分？

嫂：是的。

潮：對！（看鍵）對！

鍵：對！果然岔子從這裏出來了！

嫂：（莫名其妙地）怎麼回事？

鍵：秋芳給周二嬸把四十七分記成三十一分了。

嫂：啊！

鍵：兩個還吵了一架，缺文化的害處就這樣大。

嫂：睜眼瞎子就是不行了，不識字什麼都做不成。

鍵：是的。

嫂：這一下給周二嬸也是一次教育，去年叫她上冬學她還不上。張主任！你不是說給咱辦民校嗎，怎麼還不辦呢？

鍵：嗯！原來打算在麥後辦，看這樣子，不行啦！

潮：張主任！我看咱馬上就辦！

嫂：張主任！可不能等啦！

鍵：對！（想）誰擔任教員呢？

嫂：海潮不是一個好教員嗎！秋芳再學一學還不是一個教員嗎！

鍵：嗯！對！咱們馬上研究籌辦。（向潮）你現在去幫助秋芳把賬查一查。通過這一件事情把不重視學文化的人再教育一下。（把手裏拿的一份公文遞給潮）把這個給會計去！可別忘了幫秋芳查一查賬。

潮：對！（下）

嫂：照周二嬸那樣的人要好好教育哩。她是個榆木疙瘩，去年叫上冬學，死活都不去。

鍵：咱們慢慢地幫助，她只要想開了什麼都好辦。

嫂：我即刻到她家裏去一趟。

鍵：那很好，你去給她耐心的解釋一番。

嫂：對！（下，走到門口又轉回）將來把學校就設到我那前房里。

鍵：那太好了！（鍵用微笑的眼光送嫂下）

第三場 幫 助

在幽靜地音樂聲中啓幕。

天黑了。秋芳的臥室裏閃着忽明忽暗的燈光，一張桌子上放着幾本書，桌子一側有一張床，床上放着兩床花被和枕頭等物，秋芳站在桌子前面，目不轉睛地朝一個方向盯着，看樣子是正在爲一個什麼問題苦惱着。

芳：什麼？……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我……我怎麼想不起來呢？（轉過身翻賬本看了一會，又放下）

（唱西京） 王秋芳心焦急無法來比，
兩樁事全壓在我的心裏，
馬拉機沒學會大事一起，
把工分計算錯還沒頭緒。（留，想）
王秀鸞拉大犁來搞生產，
徐建春學耕田受過艱難，
郝建秀是全國勞動模範，
趙桂蘭愛工廠人人喜歡，
梁軍是拖拉機手人人稱讚，
蘭丁是白衣戰士名不虛傳，
田桂英開火車刻苦鍛鍊，
劉胡蘭她是個英雄青年。
新中國女英雄千千萬萬，
爲祖國爲人民不怕苦艱。
我秋芳遇見這小小困難，
把自己難過的如同上天。（想）

（轉慢訴） 還是我好安逸害怕困難？
還是我腦子笨想不過全？
我把它從頭至尾再細想一遍，
用毅力和決心戰勝困難。（深思）

（轉長城） 越思越想心越亂，
回頭再把賬本翻，（取賬）
揭開賬本仔細看，
二嫂、瑩華、二嬌、二嬌、二嬌的名字在上邊。
三十一分沒破綻，
二嬌吵鬧爲那般！？

（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心愈慌了）唉！

綱：（歡樂地上）

（唱採花） 春風吹來百花放，
社會主義的花朵千里香，
一朵更比一朵強，
朵朵開在我心上。
海潮我愛上王秋芳，
秋芳是社裏一員將，
吃苦精神我趕不上，
勞動生產她比我強。

（轉崗調） 可惜她缺文化不會記賬，
直鬧的和二嬌吵吵嚷嚷。
我要把道理對她講，
教她在學習上再費思量。（進門）
進得門來抬頭望，（看芳）
秋芳你爲何發愁腸？（走近芳小聲地）

（白）秋芳！